



老房子的年年岁岁

□ 黄颖

老房子要拆了,与老房子有关的记有两段,一个是红瓦的平房,一个是石头的两层房。红瓦的平房是祖父留下的,那两间红瓦房短暂地陪伴了我的童年,这段时光弥足珍贵,她足以安慰童年经历生活变故的我。

平房的屋顶层层叠叠,如鱼鳞般整齐排列的红瓦片、屋内越洗越亮堂的红地砖是最具闽南特色的建筑。晴朗的日子里,细碎的阳光从屋顶的玻璃窗落入屋内,阳光下飞絮飞舞,幼年的我追着这些飞絮,来回奔跑,努力想抓住它们,可是用力一抓,它们却跑得无影无踪,我越追它们跑得越快。童年的我不禁感到气恼,母亲却笑了,拿出手帕帮我擦去额头的汗珠。

下雨天,我喜欢站在屋檐下看着雨水连成一线从屋顶滑落,我伸手接住雨滴,但雨水很快从指尖溜走,掉落地面,又溅起无数的水珠,我乐此不疲地伸出手再伸出右手。“别玩水了,过来吃糖片了。”叫不动爱玩水的我,母亲使出了“杀手锏”。糖片是一种喉糖,淡黄色的药片装在医院装零散药片的纸

袋里。其实我并没有经常生病,但这种喉糖很甜,是母亲用来哄我不听话的我的“良药”。嘴里含着糖片,我心满意足地依偎在母亲的怀里。

儿时极喜欢下雨天,不仅为了玩水,更重要的是下雨天母亲就不用外出劳作。母亲在家的日子对我来说就是好日子,因为在这一天母亲一定会变着法做点心吃。她并不擅长厨艺,唯一擅长的也许就是做各种炸物了。当年物质条件并不丰富,但母亲总会想方设法做点心哄我,把地瓜蒸熟捣成泥,和人地瓜粉揉成一粒粒小圆球下油锅炸得外酥里嫩;也会把芋头擦成丝,和上面粉炸,再撒点白糖;或者把豆腐切成小块炸得金黄,再撒点细盐巴……

年轻时的母亲是美丽而有些腼腆的,极少与周围邻居攀谈,见面了也是淡淡一笑。她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抱着我站在当年县里最大的百货大楼门口看

人来人往。当年的母亲在想什么?我无法知道,或者她曾经对年幼的我说过什么。年轻的母亲是孤独的,成年后的我才慢慢体会到这点。后来的后来无数次的梦里,我一次次地问母亲:你要去哪里?母亲边穿鞋边说:出去走走。“出去走走”的母亲再也没有回来,那年的我五岁。

两年后,父亲决定盖房子,要建两层楼房,一楼用作父亲打铁的场所,二楼用作起居室。父亲是个打铁匠,老话说人生有三苦“撑船,打铁,卖豆腐”。16岁失孤的父亲,注定一生辛苦。每天早上泡上一缸子茶,父亲就坐在一楼屋檐下开始一天的敲铁时光,打造铁桶、铁盆、水壶、脸盆架……各式铁制工具等。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,却极重视我们的学习,用抡铁赚的微薄工资为我们订阅书报,甚至还别出心裁,为我们设立“家庭奖学金”。当年我的成绩还算不错,得到了很多老师的疼爱。朴实的父亲能做的是把自己亲手做的铁桶、脸盆等生活用品,送给老

师表达自己的谢意。后来,父亲开始学电焊改做保险柜、金库门,再后来父亲也收徒了。勤学肯吃苦的父亲很快就做出了自己的招牌,做保险柜不仅是个技术活,也是个力气活,当年的保险柜为了增加重量要往里灌水泥和沙子,父亲和徒弟们一担一担挑回来,自己搅拌和泥倒入保险柜。而“倒水泥”的这一天,父亲会准备豆腐猪血汤和海蛎煎,犒劳辛苦一天的徒弟们。豆腐猪血汤到底有什么好吃的,直到现在我依然没有办法领略它的美妙。这一天我最在意的,则是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挖点沙子和伙伴们玩过家家,或者“霍霍”点水泥浆。

这一天之后,石头房子的一楼大厅和一楼的天井“站满”高高低低的保险柜,等待着顾客上门挑选,并在厦门的远房叔伯的介绍远销省外。靠着抡铁的双手,父亲建起了两层石头房子,家里装上了邻里第一部电话,买上了冰箱和彩电,成为当时的“万元户”。

三十多年过去,如今两层的石头房子也要拆了,异地安置。父亲并没有等来石头房子的拆迁,如果有一天他们回来,还会认得路吗?

秋夜听蛩

□ 李星涛

月上中天,满地清辉。小院里,桂花刚开了几朵,若有若无的香气徘徊在空中,就像是隔着竹林传过来的一丝丝若有若无的泉声。

夜静了,四周的虫声渐渐变得清晰起来。蝼蛄扯着长腔,丝丝不断;金铃子不枉一个好名字,“铃铃”的声响清脆甜净,有童稚的天趣;油葫芦的鸣叫宛然滚动的铜铃,“嘀铃铃”响成一串;“唧——唧——唧唧唧唧”这是蛐蛐的歌声,辨不清来自哪个方向,一会儿东,一会儿西,细微袅袅,似山泉潺潺细流之声,又像天外洞箫之音,幽幽的,清凉如露,晶亮似星,好像是无数的珍珠撒在碧玉的盘子里。

蛐蛐学名蟋蟀,据说在古代,妇女闻愧时暮,奋而自催女红,所以又称“促织”。宋人张功甫《满庭芳》词有“殷勤劝织,促破晓机心”的句子,民间也有“促织鸣,懒妇惊”的说法。不过,这些都太社会化了,留在儿时记忆里的却是闻蛐蛐而心动。常常循着“唧唧”的叫声,小心翼翼地去翻动乱砖,拨弄草丛。想着那些“呼灯灌穴、敛步随音,任满身花影,犹自追寻”的往事,似乎又恢复了一颗童心,不免一阵兴奋。此刻,小院里的几只蛐蛐,有的和着隔墙的同伴,递相呼应;有的自弹自吟,旁若无人。好像这世界就是它们的,一任呼朋引伴,意无它顾。我置身其间,屏息静听,唯恐不小心打扰了它们的雅兴。

小院里的虫鸣幽静,田野里的虫鸣嘈杂是嘈杂了些,但听得久了,依然脱不了幽静的底子。不知是喝了绿叶间的晶露,还是饮了如水的月光?田野里虫儿的歌声听起来要比小院里的清纯、明丽,顺着田埂,你听,这儿是“唧唧”,那儿是“唧唧”,还有一种叫不出名字的虫儿,伏在大豆的绿叶下,“嗞——嗞——”持续地鸣叫着,其声像是一束纤纤而柔和的光束,又像是一缕颤动不已的水纹。如水的清凉中,这虫声滤去了尘世的喧嚣,让我的心渐渐变得透明清澈起来。

鸣虫中,蝈蝈唱起歌来最动听。那声调高时低,波浪似的上下起伏着,宛若是从古老的织房里传出来,有伊梭呀伊梭呀的机杼声,还伴着辘辘的沙筒的旋转声,难怪人们美其名曰“纺织娘”。

蝈蝈喜欢住在芦苇丛中,它们有的伏在苇叶上,有的伏在

苇秆的细柯上,像召开歌咏比赛会似的,高低错落地演唱。蝈蝈伏在苇叶上鸣叫时,苇秆下面的河水也随着微微地晃动,月光便从晃动的水面上反射到苇叶上。于是,芦苇荡里,光点斑驳,迷迷离离,形成了诗一样美丽的氛围。这让我也优雅游哉得惬意起来,恨不得马上也变成只蝈蝈,飞进芦苇荡中放歌起来。

蝈蝈们性黠而灵敏,你还未拨开苇丛靠近,它已闻声倏忽下坠,边叫边遁入苇叶深处,靠着一身绿色,藏得不见踪迹。此时不必着急,蝈蝈惊魂稍定片刻,又会悄悄爬上苇叶,安然振翅不已。当其脊背处振动裂开时,发出声音便粗犷有力;当其脊背处平复下来,只双翅振动时,那声音便沿着波峰优美地滑下来,变成一种沙沙沙的声响……我有些惊奇,这小小的虫儿竟能奏出如此美妙的歌儿。

于是,我静蹲在苇丛边,打开手电筒,仔细观察起来。蝈蝈大都是绿色,小头大腹,前翅淡绿,苇叶似的紧抿在一起,后翅乳白,轻似薄纱。左前翅靠近脊背的地方有块三角形褐色的东西,俗称“锉子”;右前翅的根部有两小片凹下的发音镜,双翅一振动,锉子便摩擦发音镜,美妙的歌声便是这样唱出来的。

别看蝈蝈白天看起来浑身绿得有些干涩,不够鲜亮。可夜间只要将其置于荧光灯下一看,它马上便得有了灵性,莹润得如块翡翠,可人极了。

生活中,有的人喜欢气势恢宏的交响乐,有的人喜欢优雅抒情的小夜曲,而我却独爱秋夜虫儿的鸣唱。它们的歌声自然纯净,没有指挥与特邀的听众,没有时间的限制,想停就停,想加入就加入。混乱之中又整齐划一,浑然之间又节奏鲜明,不缓不急,缠绵悠远,将秋夜烘托得宁静而美好,也将我的心洗成了一颗晶露,闪烁在乡野碧绿的芦苇荡里。



新溪别样红

□ 黄仲远



年代,红二支队在新溪村成立了中共永春特区委,统一领导永春苏区革命斗争。作为永春苏区的重要根据地,这里多次遭受敌人的摧残,村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,红二支队积极发动村里党员群众予以反击,那古墙上的宣传标语正是战斗时期的精神写照。1934年2月,红二支队攻打路过的安溪东溪民团,歼敌20多人,缴枪21杆,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。红色新溪别样红,我的家乡新溪写满了一个个惊天动地的英雄故事。

不得不提到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寺庙,就是坐落在岱山角落的石竹庙,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这里是中共地下党活动场所,曾是红二支队常驻地之一。红军在这里多次召开

会议,部署对敌斗争,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长达四年。现在庙前的永春苏区革命斗争史馆是家乡“红色”精神的载体,深深地吸引了五湖四海的目光,陈列馆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,生动展现了永春苏区红色革命斗争画面,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英雄儿女展区,那儿可以看到家乡革命烈士感人的英雄事迹。

“青山处处埋忠骨”,在新溪村口的小山边上,巍然屹立着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,柏树围绕,庄严肃穆,“革命烈士永垂不朽”——纪念碑上的八个鎏金大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,为国捐躯的二十多名战士在这里长眠,守望乡民赖以生存的土地。每年清明时节,成群结队的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前去

祭扫烈士陵园,那是一个神圣的时刻,孩子们注视着纪念碑,总有诉说不完的景仰和感恩,唯有默默敬上花圈,悼念烈士,寄托怀念之情,家乡的红色烙印值得铭记,那记忆中的红色是家乡独特的魅力。

红色新溪别样红,家乡红得耀眼,一砖一墙,一山一水我都铭记于心,它们写满了红色的故事,是我心中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乡村名片 新溪村

永春县达埔镇较为偏远的行政村,地处安溪、南安、永春三县交界,区域面积9平方公里,人口约3100人,由七个自然村落组成。村中石竹庙是中共安溪中心县委和红二支队机关驻地,永春苏区革命斗争史馆(石竹庙革命历史陈列馆)是泉州市党史学习教育参观学习点。



扫描二维码
欣赏更多征文
活动作品



人生不是坐等暴风雨过去,而是学会在风雨中起舞;就像骑单车,想要保持平衡,就必须往前走。



早就料到
来到南方
山水就润朗起来
花儿就四季不败
早就料到
盈盈一水间
盛满的是无私的爱
湖里的鱼儿也知道
把你放在心上
生命便敢于肆意绽放



扫描二维码
欣赏更多专栏作品



俏皮话

- 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很低调。
- 如果你容不下我,说明不是你的心胸太狭窄,就是我的人格太伟大。
- 不吃得饱饱的,哪有力气减肥啊!
- 年轻算什么?谁没年轻过?你老过吗?真是的。
- 见到我之后你就会发现,原来帅也可以这么具体啊!

分享

甲:“下雨时,你愿意跟陌生人分享雨伞吗?”
乙:“我愿意,因为我往往就是那个不带伞的人。”

倒数的权威

初中同学建了一个微信群,想把当初班里所有的同学拉进来,但是忘了当时班里一共有多少人了。

大家都在苦思冥想的时候,一个同学说了句“54人,我非常确定!当时我总考倒数第一,第54名!”

大家一致认可,毕竟这个数字太权威了。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